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四

樂部四 琴 箏 篳篥 琵琶 箏 箏 箏 笙 簫 笙 笛 筚

琴

周官曰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圓丘奏之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禮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又曰絲聲哀哀以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左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今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又曰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孔子問曰先生為樂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貴女賤今既為男二樂也今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有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居常以待終何憂哉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

不下堂而治 又曰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鼓琴者也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歟事具居處部壇篇孫卿子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史記曰萬石君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獨有母不幸失明有姊能鼓琴高祖乃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又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舍之右室 又曰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慇懃文君夜亡奔相如 相譚新論曰神農氏繼而王天下於是始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商少商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

與八音並行君臣以相御也和樂作 其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

者其曲曰操言心失其操也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臣獨焉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

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

訕折擯厭舞無所告愬臣一為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下下乘之

君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鬪象旗儻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

連方舟戴羽旗野遊則馳弋獵乎平原廣囿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

雖有善鼓琴者則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為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世

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

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泣焉

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涕泣增哀下而就曰先生之

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

隧有處女佩瑱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

善為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

人五音不知安能調琴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邕學琴雍異之曰卿必成故以名與卿 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雍者比往而酒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且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韓輿篇列仙傳曰穆丘公華山道士漢武封禪公乃冠章甫擁琴來迎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閒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弘通儒之士弘薦柏譚譚善鼓琴喜鄭聲上數聽悅之間坐府上遣吏召譚責問之譚叩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為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故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靜無為好讀易彈

琴頽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為宇編草自覆院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巖下遙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莫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和登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草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哀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為聲如此而足矣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六歲夜鼓琴弦斷琰曰第二弦邕故斷一弦而問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矣琰曰吳札觀化知興亡之國帥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弦五音並奏 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殊聲焉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世說曰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跋雷門上脚乘至地晉橫陽令

賀韜義鼓琴防風間琴聲在賀中庭舞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酒鍾謂曰相賞有松石間之高意也 **詩** 梁丘遲題琴朴奉柳吳興詩曰邊山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心有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知不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陳沈炯爲我彈鳴琴詩曰爲我彈鳴琴琴鳴傷我衿半死無人覺入竈始知音空爲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假說落淚自淫淫 陳賀澈爲我彈鳴琴詩曰薄暮高堂上調琴召美人伯喈聲未盡相如曲復新點微還轉弄亂爪更留賓聊持一弦響雜起艷歌塵 隋江總賦詠待琴詩曰可憐嶧陽木雕爲綠綺琴田文承睫淚卓女弄弦心戲鶴來應舞遊魚聽不沈楚妃幸勿歎此異丘中音 **賦** 後漢傳毅琴賦曰歷嵩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脩條以持處蹈通涯而將圖遊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公輸之剗剗遂彫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後漢馬融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遊

聞公子中道矢志孤兒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于庭何琴德之深哉 復漢蔡邕琴賦曰余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巔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發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弦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茲歌一低一昂 晉嵇康琴賦曰椅桐之所生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飛英蕤於旻蒼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嶙確嵬岑岫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消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錯以犀象藉以翠綠弦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嘹亮及其

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開
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微流芳於是器冷弦調心閑手敏觸
挽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拊弦安歌新聲代起曲引向闌眾
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谷秘玩
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英聲發越采采粲粲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
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若離鷗鳴清池翼若遊鴻翔增崖或橫搥櫟捋
縹緲澈冽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
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雞遊弦更唱迭奏
聲若自然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論其體勢詳其風聲
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埤弦長故微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
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晉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
而駟馬仰秣子野揮而玄鶴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云奏而風雨零 晉
晉殷仲堪琴贊曰五聲不彰孰表太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趣
以虛深 晉王珣琴贊曰穆穆和琴至至惜惜如彼清風冷焉經林 宋

謝惠連琴贊曰嶧陽孤桐裁爲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
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銘 後漢李尤琴銘曰琴之在音盪滌邪心雖
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琴

釋名曰箏施弦高箏箏然 史記曰秦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甕叩瓶彈
琴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風俗通曰謹案禮樂記箏五弦
箏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改也 英雄記曰呂布詣索紹紹
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著帳邊卧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
諸兵卧布出帳去兵不覺也 傳子曰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
聲何以加之 又曰箏者上圓象天丁平象地中空准六合絃柱十二擬
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 語林曰相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
酒闌將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
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睹脚笛然後乃理調
成曲 俗說曰謝仁祖爲豫州主簿在桓温閣下相聞其善彈箏便呼之

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道桓大以此知之
梁王臺卿詠箏曰依歌時轉韻按曲動花鈿促調移輕柱亂手度繁絃唯
有高秋月秦聲獨可憐 梁孝元帝和彈箏人詩曰瓊柱動金絲奏聲發
趙曲流徵含陽春美手過如玉 梁沈約詠箏詩曰秦箏吐絕調玉柱揚
清曲絃依高張斷聲隨妙指續徒聞音繞梁寧知顏如玉 賦後漢侯瑾
箏賦曰於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
若將絕而復續紛曠蕩以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
美武蕩平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幽風之遺音於是雅曲既闕鄭衛
仍脩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裔冷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頓悴而
懷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動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
莫有尚於箏者矣 魏阮瑀箏賦曰惟天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群
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
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
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沉抑揚升降絳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平調足均

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
和寡妙妓雖工伯牙能琴於茲爲朦曠憚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其
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晉陶融妻陳氏箏賦曰伊夫箏之爲體惟亮
亮而殊特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
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陳既和且平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
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
浮沉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迴爾乃秘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
變萬態 晉賈彬箏賦曰溫顏既授和志向悅賓主交歡聲鐸品列鍾子
授箏伯牙同節唱葛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其始奏也蹇澄疏雅若將
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鏘猶沉鬱之舒徹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
同形兩象著也設弦十二太簇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介位允諧六龍
御也 晉顧愷之箏賦曰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
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罄虛中以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
加妙輕縹璘彬玄漆絨響慶雲被身 梁簡文帝箏賦曰聽鳴箏之弄響

聞茲弦之一彈足使客遊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居東里度珍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珮重行遲爾乃促筵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花之娛千金萬年之壽白日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窻看春風之入柳命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紉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薄之經過若夫釣竿復發蛟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陽鳥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荆妃使長廊之瓦虛墜梁上之塵染衣

箏篥

釋名曰箏篥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為淫樂 柏譚新論曰鄙人謂狐為狸以瑟為箏篥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箏篥也 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鍾磬箏篥坎侯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服作胡箏篥 甄異傳曰永和吳郡陳緒家平旦忽有叩門自通云陳都尉寄住緒有妾姓奚能彈箏篥神意歡悅既令妾弦歌歌聲焦細歷三年乃別去 班彪上

事曰漢宣帝賜呼韓耶單于箏篥 琴操曰箏篥引者朝鮮津卒霍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船而灌有一狂夫被髮提壺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而死乃號天嗑啼鼓箏篥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子高援琴作其歌聲故曰箏篥引 搜神記曰晉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號樊道基有姬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箏篥聞人歌絃輒起舞 風俗通曰箏篥一名坎侯謹按武帝祀太山太一后士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 詩 梁簡文帝賦得箏篥詩曰捩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釧響逐弦鳴衫迴半鄣柱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 賦 晉鈕滔母孫氏箏篥賦曰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所營遠不假於琴瑟顧無取乎箏篥爾乃陟九峻之增巖晞承温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代楚宮之倚漆徵班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以遐暢沉響幽而若絕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超子野之白雪然思超梁甫願登華岳路嶮悲秦道難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以頡頏憑哀弦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并弱以飄沉或頓壯

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據徵以騁商 晉曹昆琴篋賦曰嶧陽之桐植
穎巖標清泉潤根女蘿被條爾乃楚班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形連翩窈
窕纓以金采絡以翠藻其弦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朗虛置自吟
於是召倡人命妙姿御新肴酌金罍發愁吟引吳妃湖上颺香以平雅前
溪藏摧而懷歸 宋臨川王劉義慶篋篋賦曰侯宰化而始造魯幸奇而
後珍名啓端於雅引器荷重於吳君等齊歌以無譬似秦箏而非群

琵琶

釋名曰琵琶本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爲名
風俗通曰謹按琵琶近出樂家所作不知誰作也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
與五行也又四弦象四時也 二輔決錄曰游楚衣乞宿衛拜駙馬都尉
楚不學問性好游遨音樂及畜歌者琵琶箏笛每行來將以自隨 傅子
曰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舞無以加之 語林曰謝鎮西着紫羅襦
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善
彈琵琶 異苑曰南平國岳在姑孰有鬼附之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

彈而言事有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

荆州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鷓鴣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問顧參
軍善彈琵琶鷓鴣每聽移時 世說曰桓大司馬曰謝仁祖企脚在北牖

上彈琵琶故自有天際意

詩齊王融詠琵琶詩曰抱目如可明懷風殊

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

門空自生

賦晉孫詒琵琶賦曰惟嘉桐之奇生于丹澤之北垠下脩條

而迴迴上糾紛而干雲開鍾黃以挺幹表素質於倉春然後託于公班妙意

橫施四分六合廣袤應規迴風臨樂刻飾流離弦則岱谷縻絲篋貢天府

伯奇執軛杞妻抽緒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絕而不茹伶人鼓焉

景響豐礪操暢駱驛遊乎風颺抑揚按捺推搥摧藏爾乃叩少宮騁明光

發下柱展上腔儀蔡氏之繁弦放莊公之倍簧於是酒酣日晚改爲秦聲

壯諒抗愾土風所生延年度曲六彈俱成絀邪在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

滿而不盈沉而不重浮而不輕綿駒遺嘔岱宗梁父淮南廣陵郢都激楚

每至曲終歌闋亂以衆契上下奔鶩鹿奮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

成公綏琵琶賦曰八音之用誦于典藝蕭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與
自末世爾乃託巧班輸如意橫苑因形造美洪殺得宜柄如翠虬之仰首
盤似靈龜之背嘴樂臨則齊州之丹木柱則梁山之象犀搥以玳瑁格以瑤
枝若夫盤圖合靈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歲數成也回
窓華表日月星也

筍簾

釋名曰所以懸鍾者橫曰筍筍峻也在上高峻也蹤曰簾簾舉也在傍舉
筍也 毛詩曰設業設簾崇牙樹羽 禮記曰夏后氏之龍筍簾殷之崇
牙周之篈翬 鬻子曰大禹為銘於筍簾銘言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
以義者擊鍾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 說苑曰
秦博士對始皇陛下撞千石之鍾萬石之簾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
龍之鍾簾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殿鍾簾之懸 莊子曰梓慶削木為
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
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鐻以夾離騷曰簾鍾

兮瑤簾賦漢賈誼簾賦曰牧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竒妙彫文以刻
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銘後漢李尤
鍾簾銘曰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可施
鴻鍾怒簾物得其宜聲揚遠聞文耀委迤

簫

釋名曰簫蕭也其聲蕭蕭而清也 風俗通曰按舜作其形參差象鳳翼
十管長三尺 爾雅曰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 三禮圖曰雅簫六尺
四寸二十四強頌簫尺二寸十六強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又
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蕭雍和鳴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
均管簫 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
地籟而未聞天籟郭象曰籟籟也 呂氏春秋曰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
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為之野音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
公妻焉一旦隨鳳飛去故秦樓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云事具神漢書

曰元帝多材藝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一又曰元帝為太子體不安善忘
不樂詔使王褒等之太子宫讀誦奇文太子善褒洞簫頌令後宮讀誦之
史記曰周勃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蔡邕月令章句曰簫長則濁短則清
以膈密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而成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傅子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劣古矣 段龜龍涼
州記曰呂纂咸寧三年胡人發張駿冢得玉簫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
十里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
於眾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唯此簫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
鼓吹山 潯陽記曰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嶺城天欲雨輒聞鼓角簫
笳之聲 **詩** 梁劉孝儀詠簫詩曰危聲合鼓吹絕弄混笙篴管饒知氣促
叙動覺脣移仙史安為貴能今秦女隨 **賦** 漢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
之所生出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以罕節標敷紛以扶踈徒觀其傍山仄
則嶮嶽嶮崎戲阨綺靡成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連延曠蕩又足樂
乎其敞問也託身軀於厚土經萬世而不遷翔風簫簫經其末迴江流水

溉其山朝露清冷而墮其側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鵠娛優乎其下
春禽群嬉翔翔乎其巔秋蛸不食抱樸而長吟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於
是般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搵其會合其妙聲則清靜厭應音順叙
卑達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淖沆瀣一何壯士優柔
溫潤又似君子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悼老瀾漫亡耦失儔故知音者
悲而樂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撒涕拭淚
其奏懽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瘖瘖者已以是蟋蟀尺蠖跂行喘息魚
鰾雞睨垂喙宛轉瞪普忘食況乎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

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曰匏笙亦是也其中空以受
簧也 出本曰隋作笙也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說文曰
舜祠之下得笙白玉管笙十三簧象鳳之身 尚書曰笙鏞以閒鳥獸踏
踏 毛詩曰笙磬同音 周官曰笙師掌教吹笙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曰吹笙鼓簧中心翔翔 尸子曰商容觀舞墨子

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
雲和之笙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雒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事具神部魏志曰文帝令杜夔於賓客中吹
笙鼓琴夔有難色遂黜免 **詩** 梁陸軍詠笙詩曰管清羅袖拂響含絳唇
吹含情應節轉逸態遂聲移所美周王子弄羽一參差 **賦** 晉潘岳笙賦
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絲蔓紛
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徒觀其制器也
則審洪纖面短長列生斡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基黃鍾以舉韻望
儀鳳以摧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策後
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
吹先嗚噓以理氣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而不返或已出而復
入徘徊布護渙衍葦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輟張女之哀彈流
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
其落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何以虛謚爲爾乃引飛龍鳴鷓鴣雙鴻

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嘆而增悲新聲變曲
奇韻橫逸繁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熳煥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
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
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叙 晉王廙笙賦曰其制器
也則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懸崖之絕嶺邈隆峯以崇高延脩頸以元
首厭瑤口之陸離舞靈蛟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鈿鍾內藏合
松脂以密際棹彤丹以發光 晉夏侯淳笙賦曰嗟方物之殊觀莫比美
平音聲摠衆異以合體匪求一以取成鉉琴瑟之既麗猶靡尚於清笙爾
乃採桐竹翦朱密摘長松之流肥咸崑崙之所出抑揚噓吸或嘔或吹厭
枯挹按同覆互移初進飛龍重繼鷓鴣振引合和如潰如離若夫纏綿約
殺足使放達者循察通豫平曠足使廉規者棄節冲靈冷澹足使貪榮者
退世開明爽亮足使慢惰者進竭豈衆樂之能倫邈奇特而殊絕

笛

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也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

四十七孔後有羌笛見馬融賦 傅子曰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 伏滔蔡邕長笛賦序曰余同僚相子野有故長笛賦傳之耆艾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為椽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 廣雅曰籥謂之笛有七孔 魏略曰游楚好音樂畜笛者每持以自隨 世說曰王子猷聞相子野善笛而不識遇相於岸上過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此是相野王使令人與相問聞君善吹試為我一奏相爾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去客主竟不交言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遥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又曰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郗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為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家得玉笛 續搜神記曰合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船中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弦節之音

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即移去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猶存焉 幽明錄曰永嘉中太山民巢氏先為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宴飲輒吹笛而歌云閑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賦 楚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竒篠異幹罕節簡枝之叢生也其處旁塘千仞絕谿陵阜隆崛萬丈磐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師曠將為陽春北鄭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鷄奮玉手搗朱脣曜皓齒頰頰臻玉貌起吟清商起流徵 後漢馬融長笛賦曰融既博覽典雅精核術數又性好音樂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邸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暫聞其悲樂之作長笛賦其辭曰惟鐘籠之竒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臨萬仞之石溪是以問介無蹊人迹罕到獲雌晝吟鼯鼠夜叫於是放臣逐子棄妾離友攢乎下風收精注耳夔襄比律子野協呂十二畢具黃鍾為主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

爛熳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律呂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弦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董上擬法於韶箏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淶水下采制於延露巴人于時也綿駒吞聲伯牙毀弦瓠巴耳反下挾柱磬襄弛懸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木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笳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漢末大亂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曹嘉之晉書曰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倚泣而去世說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走或云是劉道真魏杜摯笳賦曰佳葭蘆之為物繫勁之自然託妙體於阿澤歷百代而不遷於是秋節既

至百物具成嚴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翼蟋蟀悲鳴羈旅之士感時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揚清吹東角動南徵清羽發濁商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倏爾却轉忽焉前引或緼緼以和懌或悽悽以懌殺或漂滛以輕浮或遲重以沉滯晉孫楚笳賦曰銜長葭以汎吹噉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響乎天庭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鴈之將鷗乃羣翔於河渚晉夏侯湛夜聽笳賦曰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闔兮鳴笳鳴笳兮協節分唱兮相和相和兮哀諧慘激暢兮清哀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繇之歎乖伸棄兮更纏遷調兮故顏披涼州之妙參擿飛龍之奇引垂幽蘭之遊響來楚妃之絕歎放鷓鷯之弄音散白雪之清變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五

職官部一

摠載職官

諸王

相國

丞相

冢宰

摠載職官

尚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曰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禮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
 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
 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大戴禮曰古之卿政以治天下者冢
 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禮司
 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智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
 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賈誼新書曰王
 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
 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為確礪行足以為輔助謂之友
 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謂之三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憊於鄉曲左右
 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者廝役也 說苑曰應

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爾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漢書曰末元三年上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置官多羣小長安謂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漢舊儀曰古法聖猶試故今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異德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道修行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以其能然後官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決李重雜奏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始於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

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勲者輒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得治大體所以追蹤三代也乃至東京雖漸優顯然今僕射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楊泉物理

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宰民猶使狼牧羊鷹養鷄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

詩魏應璩雜詩散騎常師友朋夕進規獻侍中主喉舌萬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乘法憲彤管弭納言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寺齊榮秩百僚所瞻願

頌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慘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

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萬邦宅心駸民効足堂堂蕭公主迹是因綢繆獻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壞東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曲逆宏達好謀能深遊精杏漠神迹是

尋奇謀六奮嘉慮百迴規主于足離項于懷韓王寤執胡馬洞開灼灼淮
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有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胃
表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掠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彭越觀
世韜迹隱光威凌楚城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
眄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集王在東夏矯矯三
雄至于垓下元凶旣夷寵祿來假張耳之賢有聲梁魏俯思舊恩仰察五
緯脫迹違禮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執辱北冀王信韓孽拓土開疆我圖爾
戎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暉章吳芮之王祚由梅
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圖掌四方殷薦其勲庸親祚
勞舊楚是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旣明且仁引身伏劔永言固
之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鶩靈
丘景逸上蘭平代摛猗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實惟太尉劉宗以
安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于鴻門披闢帝宇聳顏誚
項掩淚寤主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

門風希三代憲流後昆紀信誼項軫軒是乘身與烟銷名與風興形可以
暴志不可凌 晉張子並揚四公頌曰裁裁西岳峻極太清降神挺賢實
有景靈靈何爲四四揚是丁佐我大侯俾作韓貞明明在上不顯其身帝
時疇咨本道求真僉曰於公溫故知新宜保宜傳克贊典墳昔在阿衡左
右商王有周文武股肱旦望我漢楊氏代作棟梁蹇蹇匪躬惟國之綱綱
弛復整政無亂荒功假皇穹率土以康心盡于朝終然允臧伊德之輔是
乃毛羽匪哲匪賢孰云敢舉楊氏蹈之爲軌爲武軌武伊何盡啓基緒穆
穆天子以爲心膂於萬斯年克昌厥後 後漢班固公孫弘傳贊曰公
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射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
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
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

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與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績見述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袁宏三國名臣贊曰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賾竒要日月在躬隱之彌耀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功勳攝羣會躡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過醉亡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齒嘉謀肆庭謹言盈耳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汙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人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朋管樂士元弘長雅性自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公琰植根不忘忠正豈曰謨擬實在雅性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相相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侍戰忘敵卓卓若人曜竒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眉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檐吐音乃構雲臺子瑜長者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闕庭退忘私位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翊社稷解紛挫銳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

諸王

漢書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組綬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摠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祖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

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
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 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
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
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
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
置酒嘗爲穆生設醴 又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
者皆與齊 又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愛之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
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
東游士莫敢不至 又河間獻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
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
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
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
言得事之中 又魯共王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居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淮南
王安爲人好書鼓瑟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招致
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
神仙黃白之術 又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
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
仁弘雅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
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
讚拜之位外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耐畢大鴻臚
奏遣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
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
美鬢髯腰帶八赤二寸 又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
好醜輒驛馬下與其見親重如此 又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
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
百萬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

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所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爾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又曰中山王袞少好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又任成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拆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 又陳思王植字子

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爾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頗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三隱晉書曰齊王攸學不倦借人書皆爲治護時還有水旱則出租秩加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貞大康三年詔攸當出方岳遂撫其國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儀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 又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旣坐上又親奉上壽孚雖見尊寵而常有戚容獻王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紐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玄玉 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克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

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著名而已
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爲長夜之飲略無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
季引侃言陳謝上詔報誠語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 又始平孝敬
王子鸞字季羽孝武帝第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冠愛諸子凡
爲上所聘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 又建
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
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魏夏侯玄皇胤**
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八倫之大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
衢之光赫享乾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胤之盛始時惟孟秋和氣
淑清良辰既啓皇子誕生介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恩之豐沛殊惠洽乎
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詆而齊樂願皇
祚之日新 **頌** 陳王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慕二皇三
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
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爰爰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終

天之經仁聖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貞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吐
嗟卿士祇承予聽 **碑** 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稷契身佐唐虞功
大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
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
之秀德體河岳之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姑蘇與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
之地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鸞奮翼作守東楚夏首蕩要任重推轂
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俗千里西通郢鄧水陸之塗三千是
惟形勝闔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存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
馬首便則南向塞草未衰巖城於焉早閉惠至以奉二明謙以接下撫僚
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闡洞開宴語談笑情瀾
不竭凡我僚屬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崇陰之不留所以克卜思播
遺塵敞之穹壤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云殷五曜
入房亦曰其馬服襄周王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逾漢政成朞月 北
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公分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

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郊神辰昂降德自天攸縱鬱爲時宗墻宇淹
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
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
遺之舉發言爲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
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寮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鬱爲雅俗之表義
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孰云能擬方謂膺
茲多福降此末年奪搏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
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闢星霄日銷崑岳旣毀玉石俱燼
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微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
業比登山踟躕緹袞絳帳韋編尋微啓輿敷理入玄入地或能山河匪壽
昔曰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爲不朽 **墓誌** 齊
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淪人綱弛沒半嶽摧峯中河墜月眷
然曉隧如何夜臺鯨駭惋慕涼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又齊謝朓
鬱林王墓銘曰綠車旖旎翠蕤奄映癸貳戲良臨桃弛盛毀德歸桐棄尊

君鄭 又齊海陵王墓誌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驅軫轄高關代邸
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燼夕儼葆悅晨鏘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
曉夜何長 梁簡文安成蕃王墓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宗子分
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洛得意琴書忘言丘壑
柔旌撫軍桂陽王墓誌銘曰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
載台鼎地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憇 梁沈約丞
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哉哉
哲人寔惟天縱德基內美功成日用亦旣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
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耻申克大禮
空備幽駕莫援 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曰夫聖人至德天道福
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中陽纂於參龍百世之祀皇家兆於鳴
鳳違有丘於海北應紫蓋於江南帝系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聖
之補地維蕩蕩平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昂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
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用於擬議日近之言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

侍中淑貌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武羗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門之北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為可火精不退奚應美言水蛭難消徒持陰德薨于沙鎮時年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謚曰康簡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設悲烟殿之聲劍動豐城之氣豈惟晉皇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誄誄後漢傅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此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想皇旻於是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勲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終始之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篇籍攸載貴甚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復道聲色以卒惟王建國作此蕃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又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今質荷天之光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非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淵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

若朝露促促百年疊疊行暮矧爾既天十三而卒何辜于天景命不遂魏陳王曹植任城王誄曰昔二虢佐文且顛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潛悴目想宮堦心存平素髮髯魂神馳清陵墓凡六愛命達者微名王雖薨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懾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為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宋謝靈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蓋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默曾是忍虐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醜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雲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

二幸於北狂致九伐於南荆發酸痛於仁詔令寵贈於哀心布悽楚於帝
言據網繆於皇音 **行狀** 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道亞
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 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材博瞻學
綜兼明至豐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祈齊韓有一於此不兼綜昔
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
方斯茂如也夫家國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迥為隱犯公一極一致愛
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耻
誘接恂恂降以顏色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
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褚同歸山藻與蓬池俱逸良田廣宅符仲長之
言芒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國緇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
後與壺人爭且緹慎與素瀨交暉置之虛室入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屨於
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真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梁沈約齊
臨川王行狀曰公遵玄源於陵壑稟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
美弱齒弘貴著乎將立雲虛景暖岳秀川淳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
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緯文圃清暉秘譽燭野光朝 梁裴
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狀曰降七緯之禎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清明
在躬舉無常師 希平孔甫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詩方昔人
而有裕既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內潤夏侯玉樹之
談衛玠璧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
懷君子刑憲以肅小人莅煩以簡居難則易需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
思所居稱治遘疾薨竟陵之石梵時年四十四皇上震天倫之悼庶僚懷
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也自巴濮以東鄠鄧以北方舟連騎
赴者如雲昔王薨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
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之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
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沖約終日清靜如布素焉

相國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漢書曰蕭何
沛人陳稀及上自將聞吕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

百人爲衛衆人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爲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乃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偕歎 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 齊職儀曰相國綠綬衮冕服湯以伊尹爲左相仲虺爲右相高宗得說因立爲相魏襄王以公孫行爲相國趙孝成王以廉頗爲相國 晉成公綏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誅曰應期降命篤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兼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贊大命啓迪靈符光我聖主齊德有慮受茲介祉封國建畿入摠納言敷化衡機出登上將奮武明威皇輿省方作鎮于許旌旗旣反撫戎荆楚巴蜀作寇侵我邊疆乃眷西顧董統雍京丹廡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懾外荒流惠陝西齊美甘棠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厥德

丞相

應邵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史記曰秦武王置二丞相甘茂爲左丞相樗里疾爲右丞相 又韋丞相賢者魯人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今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 又匡衡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爲丞相封樂安侯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 漢書百官表曰丞相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治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丞相 又陳平武陽人周勃沛人帝即位以平爲丞相平曰臣功不如勃於是以勃爲右丞相以平爲左丞相帝問勃曰歲決獄錢發出入幾何勃不知汗出洽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誰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臣主上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鎮撫四夷上曰善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爲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爲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丞相封自弘始也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

餘財 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上疏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為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又曰王商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真漢相也 漢雜事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汲黯

為主爵都尉見蚡未嘗拜揖之而已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轡騎者戈絳掾吏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

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遣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騮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壯馬賜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

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僚亦伏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駱驛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 物理論曰高祖

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箴** 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罔疏下睦禁密巧繁深

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諛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牆隔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

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碑** 晉袁宏丞相相温碑銘曰文武開業尚父定王佐之契宗周不競相公弘九伐之勲脫履於必濟之功忘懷於屈伸

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改謀迴慮策馬武關摠轡丹折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則戰無全敵勸義則極負雲集從以懸軍輕進

因蓄靡儲而材狼懼殪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功大勲未捷於一朝而宏謨神略義高於天下公惟秀傑英特奇姿表於弱冠俊神朗鑒明統備於成德中褐衡門風流推其高致志已應務天下謝其勲業輔相兩儀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時縱生民之傑者也銘曰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

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間舉忘已濟物撫化
翼世河洛登流華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錯如何不弔雲巒落映 又
晉孫綽丞相王導碑文公胄興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化以啓源靈仙延
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寔應之
玄性合平道二日沖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而侔於冬日信人倫
之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轡再絕儉狃孔
熾凶類焱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室協東岳弘大順以一
羣后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一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已雅
伏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
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百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
以招巖穴之俊道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
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鑒玄達百
鍊不渝孰能莫忤於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
州廟碑文曰黃曲仁之祀九井尚慙沫水之堂七壁猶在豈非德含豐氣

神降空桑丞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公諱蘭陵人皇帝之長兄也今
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而成海信萬俊而爲英爲南梁北秦二州刺史
華陽陵黑水改號難堪加以岳牧遷迴軍民徙散同高闕以爲塞象玉門
而置關三尉寢謀六屯罷業功同跡勒之守備甚即墨之聖園公臨危制
變殷如敵國是以六角摧鋒兩賢纂鼓指搗則破勅敵叱咤而靜邊塵公
德應大賢照惟殆庶如鍾資叩似鐸發聲含朝陽於千仞散風行於萬頃
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輦醪所驅小大一死生之志微管之風餘芳
無絕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覩遺愛
有表請立碑置廟天子許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紫房躡
踞刻獸下臨網戶齒齒荷華傍連屈屋庶使邊韶所立之名豈稱高於陳
郡素逢所勒之字非獨擅於華陽乃爲贊曰帝圖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綠
字事燭青編天漢之陽黑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召伯甘
棠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茲洞房琉璃照戶壁王開堂秋條下
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 又丞相長沙宣武王碑曰金表龍符

綠地龜圖且稱瑞漢寔曰開虞於昭帝緒蟬聯厥初有微玄冰亦作司徒
重檐偃蹇曲注逶迤重檐鳳翥柱棟蓮披文檀晚麗采節晨輝春藤絡戶
寒菊臨池惟馨惟德無絕於斯 梁沈約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
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峯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
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閭闔以上馳迴風颺於襟
袖宅山川於懷抱爰初弱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祀梓備收
罄滋蘭之畹既駕朱驂又敷袞職升降軒陛率由孝節謙以備物貴以在
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
三元首旦華喬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商羣
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
四海而小善靡失輶德必從譬由吠滄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
能鬱成嵩岱保翼三善弘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德風邁其
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冕羣龍周
賈多枯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
邦作詠 梁任昉丞相長沙宣武王碑曰玉映監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
鄧林輪轅之用先表值戎寇會林羈縻失道憑凌雉堞逼迫濠湟都護之
威旣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飡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
不戰之奇外騁必勝之略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旣寢折膠之術
北逐燕然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貲就賦夷歌成章
誅 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條伊何苗黃裔舜長發有祥貽
我作胤劉王負險寇我西鄰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降文元
王隕難鯨鯢墜鱗戎漢時殪方城清塵

冢宰

仲長統昌言曰冢宰堯官也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周
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治邦國以治
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
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
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

萬民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大傅領司徒何曾屢上書遜位詔以司徒所
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者艾其進位太宰朝會乘輿劍履上殿如漢蕭何魏
鍾繇故事 晉公卿禮族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為太宰
齊職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玄玉堯命羲和使主其陰陽之職
羲伯司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事民時尊稷為天官夏衰稷後不窋失
官由是廢官故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秦漢魏無
此職晉武帝以從祖安平王孚為太宰始置其官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又
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帝諱改為太宰太宰周之卿位晉武依周置職
以尊安平非避諱也後元興中恭帝為太宰相玄都督中外博士徐謖議
太宰非武官不應敬都督從謖議 晉孫綽太宰郗鑒碑文曰公蓋黃
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至
德碩量天實挺之琅邪玉應天啓之運闡中興之道思延英賢以匡王業
乃假兗州刺史金章仍割玄鉞載飾于時羯寇凶熾羣逆叢起公奮其忠
勇精貫白口信順為甲冑大節為城池故能推却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

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則憲章元凱篤誠簡
于帝心明允著于莅政信鍾山之珪璧歲寒之靈木者也擿藻風雲策名
帝錄肇皆方尺遂隆台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康大步將俾
皇化歸之大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攸慕嗟爾後昆式瞻
宏度 齊王儉太宰褚彥回碑文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此謂之不朽
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隋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乃祖太傅德合
當時行庇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舉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可謂
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曰疑英華
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
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閒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
禮樂之圃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
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今之
尚書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冲旨改授朝端邇無
異言遠無異望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聘績康衢延慈哲后

仰南風之高詠食東野之秘實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閒以琴心暖有餘暉遙然流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在三之如一銘曰永言必孝用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星登岳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迹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水流文亦霧散

誄 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揜討逆節折衡江湖走欽擒儉梟誕弊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郊麾不及舉秦涼獲又西戎即叙他人之賢譬彼丘陵邈矣公侯如日之昇泰山其頽寢疾不興遐邇曷仰社稷焉憑生則榮易終哀實難靡不春華鮮克歲寒於呼公隕率上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春者不相菴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哀 後魏溫子昇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策蹇長途終慙一日之致懸縷層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疆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絕曠之悔既慮鑠金固陳匪石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六

職官部二 大尉 太傅 太保 祭酒 博士

太尉

春秋合成圖曰堯坐丹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授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百官表注曰太尉古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以為號

月令曰孟夏太尉贊俊傑遂賢良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周勃灌嬰周亞夫等為之 漢書曰呂后問高祖曰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既死今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今為太尉

又曰王龔為太尉在位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東觀漢記曰張輔字益侯為太尉父尚在輔每遷轉乃一到洛

父來適會正膺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輔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 又曰鄧處字智伯為太尉在位清白公廉 謝承後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

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飯卧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又曰鄭

齊

弘為臨江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為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圖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弘果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後置雲母屏風分隔由此為故事 續漢書曰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勤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 袁山松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平續靈帝時為三公者皆輸禮錢千萬續舉祖袍以示之曰臣之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 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冠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沖帝丁酉策書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同公族之苗忠直不圖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同為太尉與大將軍異參錄尚書事 幽明錄曰常山張顛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鶴飛翔稍下墜地民爭取即化為一圓石顛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顛表上聞藏之祕府顯漢靈帝

時至太尉 齊職儀曰魏文帝黃初二年日食奏免太尉賈詡詔曰天地之災害罪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為永制而太尉華歆以疾依田千秋故事乘輿上殿大會遣散騎常侍繆襲請歆百官摠已聽歆至 後漢蔡邕太尉陳公贊曰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只其觀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網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衣寧契稷之佐具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 後漢漢崔駰太尉箴曰天官冢宰庶僚之師師錫有帝命虞作尉苟非其人敦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召南詠甘棠昆吾隆夏伊摯盛商季世頗僻禮用不匡 碑 後漢蔡邕楊太尉碑銘曰於戲公惟岳靈天挺德翼赤精神氤氳仁哲生應台任作邦禎帝欽亮訪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又楊太尉碑銘曰天鑒有漢挺生元輔世作三事勲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胤其祖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 又太尉李咸碑銘曰天垂三台地應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弈世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相紹續外則折衝內則大麓 又太尉橋玄碑曰岐嶷而超等總

角而逸羣至矣乎初紳高明卓異為眾傑之雄其性莊疾尚華樸有折而不撓拔賢如逝流討惡如霆擊至德在已揚之由人苟不矯迹夫何舍焉後漢相麟太尉劉寬碑曰公誕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寧儉之性疾雕飾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劣與同好鑄墳典於茅廬是以根經緯綜精微誨童冠而不倦遷南陽太守推貞諒以示下顯衆善以厲否惻隱之誠通于神人故去鞭朴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 晉孫綽太尉庾亮碑曰次黃中以啓曹鍾遐武於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於秋毫玄風暢乎德音闢門者貴其疑峙入室者議其通玄標形者得之廊廟悟日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如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籠于車樊麟趾繫于板房王敦阻兵翫權志闕神器乃轉公左衛將軍要雄戟以扶華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受中詔奔告方伯於是羣后契盟同稟高謀巖棲懷德以嚮赴義拯神器於獸吻扶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翳伯舅是賴公以為戰伐之謀仁所耻聞況立德弘道年幾不惑闔門沈舟將遠亦山

海詔累遣侍中黃門選以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歸穆然之美銘曰金德時昏乾綱絕紀素靈南映中宗蔚起誰其贊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躍婉若游龍 梁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曰瞻且奠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驚百辟翹首譬列宿之仰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鳥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閑宇獨宅虛室眷龍顏以託夢詠日角以興言仁傳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版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傍映矚矚接其光景風雲溢乎帷席囂喧揔至大薄相填齊鑣共軫並而不雜銘曰恨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道亞如仁從步金門濯纓蘭疇激水上征倍帆鬱起 陳沈炯太尉始興昭烈王碑銘曰古者帝王之興莫不崇建親屏泰伯讓而退封武哀終而受號則有之矣至若勳功昇厲銘德

太常清廟尊乎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烈王見之焉若夫媯水遙源石
啓遐集五絲作而誅南風八世興而和鳴鳳籍帝王之基居正御之族有
由來矣孔融汝穎之論許其少多傳暢諸公之書頗有賢哲自漢至魏涉
江而東繇邈蟬聯言之者舊皇上革命應運大啓邦國麟趾盤石之宗固
宜金楨玉幹之戚畢封文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慟逾功乃封始
興郡王未定元年下詔曰天倫所感義本因心名器追崇則惟恒典已兄
梁故南充州刺史長城縣公德範沈邃風度寬厚性與天通深乎靡測昔
彈冠入仕譽重城華宣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異相王海內挹
其颯生民懷其大德者矣朕受天明命爰膺寶曆言尋永往興慕增懷可
奉贈太尉公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河間之不羣沛獻之受象東平
之樂善陳恩之澡麗實聞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
銘曰稽古帝舜重瞳有裔曰陳祚士亦秦虞之系騰波汝穎承流媯汭四岳
有後六竒獻計惟寔惟忠卿長羣公浮舟震澤佳氣葱葱岐周七十商臺
百里婉婉中陽帝出攸止太常景皇李孫讓子天下不踐間之惇史八孝

出忠清輝何已苞指周藏風流懿德言爲世範行成士則名山可鑄豐碑
易勒惜哉往矣殞身凶慝鼎命既遷山河是始光啓代郡德表永祀周以
別功魯侯戾上禮茂廟堂恩加松柏 **墓誌** 梁沈約齊太尉文憲王公墓
志銘曰德被九官功苞十亂帝圖必舉皇猷諧煥斯謂國楨是惟民幹翔
翔禮園優遊文館秘義煙瀟瓌辭雨散揆路揚輝台庭改觀方翊隆平變
茲天綱福履每愆降年多爽微言永謝庶僚誰長鏡吹罷音松風代響
梁沈約齊太尉徐公墓誌曰公美風儀善言求愛重樛基流連情賞拓宇
東郊駿然閑素榮貴之來無孽懷抱任居端揆萬務同歸簿領盈前囂塵
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及天道不仁與善褻應 北齊邢子言太尉韓公
墓誌銘曰立事立言是爲勿替且公正德實兮不朽雖將相無種而公卿
有門是以萬種四牡曷奕於往代長組高冠陸離於前祀及負笈追倍結
友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隅隩理合精微非存甯越廢寢食以
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以成業皎皎獨照旁絕鷺渚亭亭孤出入自雲霞
志情輿毀同嗣宗之於善惡齊心得喪若叔夜之於愠善方將受在三九

追蹤二八弘大道以事一人敷至理以安百姓而天德不厚神聽多愆仁
勇一亡辯智同盡 晉盧謀太尉劉公誅曰公侯之生固天攸擢高智蕭
條英風卓犖操宏壯抗意崇邈雅用深 明鑒朗出摘藻雲浮飛辯益
溢驅其豺狼斬其藜藿建立市朝營置亭徵劉耻南北猗盧北接或以恩
燮微我公侯方事焉捷委重于外弛禦于中制比鄧禹禮優賈融 梁
王僧孺爲臨川王讓太尉表曰臣聞一 以長望千里而成累空輸易騁
觸三尺而不登苟曰違方難用適遠安車駟馬望高闕而朝至繡服緹靡
輞康衢而暮返行瞻盡瘁居對蒼龍陛下海涵春育日鏡雲伸追大道之
無私惜微臣之宜極 後魏温子昇西河王謝太尉表曰臣聞拂羽決起
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微送日將短融難以陵高鶩乘無由致遠鉅復建
旗出郡未追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張之迹及天祚明德運啓興王
八遂始遷九鼎初定於焉承之有用當官草靡從風未遑克讓常恐執轡
輕輪操刀傷錦

太傅

人戴禮曰傳傳德義 又曰天子不患於庶民不信於諸侯不戒於戎事

不誠於賞罰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尚書曰成王黜殷命滅淮夷歸豐

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

人 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

嗜鮑魚何爲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事具儲君部東觀漢記章帝詔曰行太尉事衛尉趙喜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其

以喜爲太傅 續漢書曰每帝初即位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應劭

漢官曰太傅古官也周成王康叔爲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八

年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故密

令南陽卓茂策曰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

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宣德侯 曹植輔

臣論曰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羣言系于口而研撫

是非典誥摠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

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爲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漢惠帝崩呂后以右丞

相王陵爲少帝太傅位在三公上魏黃初七年詔太尉鍾繇爲太傅華歆
爲太尉並以疾依田千秋乘輿上殿後三公有疾多以爲準沈約宋書
曰晉宣帝爲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旣非常
加又領兵非准例也箴晉齊王攸太傅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
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惠于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
道固以貳已儲德旣立邦有所恃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
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碑後漢蔡邕太傅胡廣碑銘曰用能七登
九命篤受分祉亮皇聖於六世嘉庶績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黃耇之
遐紀蹈明哲以保身與福祿于終始五蹈九列七統三事和神人於宗伯
治水土于下台光弼六世曆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未有若公者
焉觀臯陶之闡壺窅孔氏之房輿通水泉於潤下繁后土於稼穡訓五品
於羣黎理人倫於區域曜三辰于混元協太和平皇極傳聖德於切冲率
且與之奮職晉孫綽太傅褚褒碑曰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
深量體於自然冲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運儼察之明玄識沈通而

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獨得膚受莫測其奧加以
溫恭孝友少思寡欲都督兗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綬授分內會康皇晏
駕太后臨朝惣已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錄尚書事公要終之
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
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輕深爲意疾俛
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兇類拯拔晉民繕甲鍊卒日不暇給者义矣遂見機
而作遺其劔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廟筭以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
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勳未捷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邈邈遠遊
疊疊令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敬刊高謨
晉孫楚故太傅羊祜碑曰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冲氣文爲辭宗行作
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秘書監公筭城吳之略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
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
於是江浦馳義襁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
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

以過也銘曰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慙遺公俱屏聖
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周王褒太傅燕文公于謹碑銘曰古者六等官
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牧侯伯揔其專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來
歸之頌若乃仰叶宸曜上屬台階錫之以彝器明之以車服除名盛業太
傅燕國公其有焉西擘開其命緒東海傳其世祿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
稱無寃之頌駟馬方駕高門繼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雕良
玉於廉劇鍊貞金於塗釜于時王業締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雖二分功猶
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興王公運策惟悵參謀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間楚
資曲逆之奇仲華訪輿地之圖林長參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為大司寇
正刑糾慝國無害馬之倫翦暴詰姦民亡餘羊之俗三刺薦無簡之文兩
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歷攸歸表高惠之功臣紀山河之著命封燕
公邑萬戶姬氏建國君奭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傅本官如先
保定五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為邊將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戎應變增
壘滅竈之圖題樹繫桑之略軍中罷戰無廢雅歌壯士志驕時觀投石
平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邑增於鄭倫賜乘同於魏絳丹節以司隸之貴
緹綺將金吾之寵座闕倡歌之娛堂無鍾鼓之奏辭功坐樹不伐征西之
勳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賞銘曰惟岳降神膺期命世量苞川藪道弘兼
濟昴宿協符佐旌真契匪躬諒直武節橫厲函嶺重險鍾鼎淪覆潛龍勿
用瞻烏在屋道贊上台功臣下瀆條教斯理彛倫載睦懋官惟德明試以
功既移上將實董元戎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高能降處貴思冲寶命惟
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諧俾侯燕
國駸駸過隙滔滔逝川明哲詎寶館舍長捐立言不沒遺愛在旃三河斤
土駟馬開泉丹旒毀宗玄堂啓殯寵贈虛加鸞和空引晏子悼齊隋武懷
晉謂天蓋高如何不勉 **陳沈炯**為陳太傅讓表曰秦六代之舞不能
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閭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百室如燬釋
位同謀諸侯摠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絕平吳朝遊赤
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褫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
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綠鵠之鼎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於寒門則臣

道尚卑孰云非逼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謂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此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太保

應劭漢官曰太保古官保養也 呂氏春秋曰荆文王得茹黃之狗死路之增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爲保今王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死路之增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九保申之力也 曾誼書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書禮不經不法言語不序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春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曰祥久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

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

齊職官儀曰太保品秩冠服同太

宰成王即位召公爲太保召誥云越三日戊申太保朝于洛 逸禮曰大

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 沈約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爲三

公訓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

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碑** 周王褒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曰

昔者王室藩屏周德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爲伯舅元勳懿德姬崇

齊楚之霸疏爵疇庸漢重韓吳之秩司勳載其洪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

式列辟之功絕迹庸器莊叔匡成獻之難昭德彝鴻名盛業公實兼焉

公命世挺生應期間出嵩華峻極降惟岳之上靈霜露所均體中和之秀

氣危松擢本且觀後彫之質貞桂挺生便體冬華之秀是故以浪昂膺慶

風雲玄感者焉公柔順內凝英華外發斧藻仁義珪璋令範危勁之節貫

四序而踰秀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達門射法遠中戟支養由箭

神遙穿懸葉巧極將軍之伎精窮校尉之官及年踰艾服任隆台衮甲第

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寵貴驕人每以卑恭自牧易箚之言無忘寢瘝城郢

之志終於瞑目銘曰珠角應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國人物冠冕
彝章表則任屬屯警官聯極侍行部六條議班三吏逝水詎停光陰不借
遽辭逆旅俄悲恒化旌舒夏練棺陳衛慕北郭人希西山景落三千不見
九原誰作銘茲鼎魯永傳嵩霍 又太子太保中都公陸逞碑銘曰公本
居三吳郡三吳縣丞相遜後也宋武匡定鍾鼎底平涵洛公曾祖載實贊
軍謀及反旆南轅以司武留守赫連作亂見拘夏州以江右名家爲中山
太守地旣鮮虞途通靈壽呼施易水仗武乘邊趙北燕南甲威河外祖營
州使君長於戎馬稱雄朔漢南中都督猶續弈世之基西校國門無墜承
家之業公識度深詳標尚閑遠處衆搗謙居簡行敬風鑒外明潛機內敏
建章門戶張華成立原陵松柏虞延盡記昔處文房又居內職或傳水華
時遊甲邸魏祖軍謀還豫南陵之宴梁王師傳猶對宣室之談出內復隆
通籍榮寵升降榮步便頌官禁銘曰淮海惟揚具區之數水朝江漢星纏
牛斗盛德遺風神明厥後龍竟八命鸞旂四牡賓階昔遇風月相思卿門
今別宿草何悲輪環不已零落無時永矣元伯長從此辭 周庾信太保
鴈門公紇干弘碑曰公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於揖讓之風鳳皇于飛紹
於親賢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况
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祖聊城祭鳥長兵而驅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
德在宮誕載之辰星精出昴旣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劍白猿心
存霸國之用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凋戈而反齊地有志不就忠貞
死焉銘曰移苗返葬提樞山行靈墟瀧水哀挽長城山如北望樹似東平
松門石起碑字金生耿耿山河亮亮胤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
悲雲即起世數存沒哀榮終始

祭酒

韋紹辯釋名曰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醖之也辯云凡會同饗讌必尊長
先用先用必以酒祭先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長以爲劉氏祭酒是也
漢書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位
時召武侍官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號
稱祭酒甚優寵之 風俗通曰詩禮春秋至齊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

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也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奏密爲師友祭酒 百官表注曰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早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秦燔書籍而置博士之官博者博通於藝事也 齊職儀曰晉令博士祭酒掌國子生師事祭酒執經蒿巾單衣終身致敬 沈約宋書曰博士秦官也常通古今負多至數十人有僕射光武增爲十五人蓋一經有數家之學故也皆教弟子光武改僕射曰祭酒祭酒者一位之元長也 **表**齊王融爲王儉讓國子祭酒表曰竊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有來攸尚匪曰蘭芷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絲之質 又表曰況臣仁慙富似德謝潤身識漏令經器非匣重何以昇墜道於殊身反斯文於遙日將使良璣脩竹無增瑩羽敬遜務時遂饗星歲 又表曰臣聞脩危方湛弱露霑而取覆懸衡紀正輕塵委而必移况臣才非應俗用乖知治取其集木飲水旌懸輪駑方臣之念未足言矣 後魏溫子昇爲安豐王延明讓國子祭酒表曰臣聞寶劍未砥猶之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況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

博士

至於敷教東序流訓上庠置樽俎酌懸鍾待叩必須蘊朱藍以成彩立規矩以爲式垂三行於貴遊揚六藝於胄子而臣學媿聚沙問慙攻木雖歷文史不治章句於茲曠官青衿何仰

應劭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辯於然否孝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摠領綱紀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能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又曰公孫弘對策時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之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東觀漢記曰栢榮授皇太子經每朝令榮於公卿前說經上曰得卿幾晚因除博士范曄後漢書曰董均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爲當世通儒 李邵別傳曰邵上書太后數陳忠言其辭不能盡施用輒有策詔褒贊焉博士著兩梁冠朝會隨將大

夫例時賤經學博士乃在市長下公奏以為非所以敬儒德明國體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長缺漢舊儀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脩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為高第朝賀位次中都官史稱先生不得言君其真弟子稱門人又曰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玄端章甫冠晉令曰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淳明典義若散騎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諸生有法度者及曰衣試在高第拜郎中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為詩傳號曰魯詩典略曰公儀休者魯博士也為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爭利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是耶郭子曰張憑學孝廉請劉真長還船須更真長至遣覓張孝廉船同旅愕然既同載俱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為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漢楊雄博士箴曰典禮是脩盡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名有後教德用不陵昔

在文王經營其軌勗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挹行潦洒蜀亂斯清官摻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人之學而知為王之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間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術士表梁丘遲為王博士讓表曰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上是故矯親魯門簡業事亡雜吹齊稚分聲遽逝臣才行過汚文質無廉踈達謝於谷社浹洽垂失劉揚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固之業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七

職官部三 大司馬 司徒 司空 儀同 特進

大司馬

韋昭辯釋名曰大司馬司馬武也大惣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

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春秋運斗樞曰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銜圖置

黃帝前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官曰大司馬之職掌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管子曰涼風至白露

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組甲勵士衆 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四年初

置大司馬以冠軍印綬置官屬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金印綬置官屬

祿比丞相 東觀漢記曰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以名應讖

王隱晉書曰石苞泰始之初拜大司馬舊參軍於都督無敬故孫楚抗衡

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理參軍有敬自楚始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

賤鬻菴為事嘗至洛陽貨菴有人於市貴買其菴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

白將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卽十倍售番直發人送猛出山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博物志曰太公望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也嫁爲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得作風雨夢覺召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晉公卿禮秩曰司馬大台兵官也 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在三司上晉以石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 齊職官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二千石金章紫綬武冠絳佩朝服佩山玄玉其在少昊則睢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馬夏官棄居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爲司馬楚漢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 後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誅曰篤以爲堯隆稷契舜嘉皇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牙爪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 征之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勲業旣崇持盈守虛功成卽退抱而揖諸死而不朽名勒丹青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魏陳王曹植大司馬曹休誄

曰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踵弈世純粹闡弘汎愛仁以授物勳華體茲亮實年沒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意東夏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怨孔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祿親悅爲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簞味道忘憂踰憲超顏矯矯公侯不憊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接飛鏑終弭淮南保我疆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抗誄曰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踵弈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踧踖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惇獨乎厥惠心脫駭分祿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異行徹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益 章 梁簡文帝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曰臣度連宸萼地寔璿跗王業權輿夙奉締搆爰頒盧綰同贊密謀豫均鄧禹俱奉明詔故搏飛九萬實假扶搖之力冲天百尺無俟剗刷之勞

司徒

尚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勸敷五教在寬 又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禮記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老以致孝 毛詩曰緇衣美武功也明有國善善之功 管子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爲司徒 東觀漢記曰袁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又曰郭丹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續漢書曰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謹儉養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嘗省牲視濯 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爲司徒卧麗布被 蔡邕鍾鼎銘序曰惟建寧四年三月進公登于玉堂前庭乃制詔曰其以司空喬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三讓然後受命 典略曰契爲司徒百姓和親夔王賓客遠人畢至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烈子均亦有世名烈問曰吾作三公天下論何如

均曰大人小有高名不謂不當爲三公但海內嫌銅臭爾 吳錄曰丁固爲司徒初爲尚書夢松出其腹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吾其公平遂如夢 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年過致仕有謙謙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中秩餘爲第一所九年正月朝會寵送還家奉送章綬 又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濤出徑歸家左丞白襄奏濤違詔詔杖襄五十 又曰王戎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委任責成形狀短陋而目明澈威儀不足常乘馬輦無日不出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財遠及田牧性又儉不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外出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病 晉中興書曰劉隗從兄疇字王喬有重名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曰蔡謨讓司徒孝帝臨軒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孝帝時年八歲甚怒之極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至今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曰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殷浩奏曰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於是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到廷尉待罪詔可依舊制免爲庶人 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

服冕同太尉 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為大司徒以孔光為之魏以華歆為司徒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亦並雅敬君德庾中郎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克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箴** 漢崔駰司徒箴曰天監在下仁德是哀乃立司徒亂茲蒸黎茫茫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靡怠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成事嗇民用章黔萌是富 **碑** 宋傅亮司徒劉穆之碑曰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三變肇於弱容九德克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暢於事業敬以直內義讓洽於州黨時元兇竄遁擁據荆沔乘輿播幸越蹈九江公率先羣后電發川眉獎懷本之衆勵思奮之士和謙籍累棗之資徐覆忸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蠅毛而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謀內湛鞠旅陳衆視險若夷飛雲西泝則水截鯨鯢乘輿東指則陸殪長蛇迴累基之危成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於王室淳風懿化永結於荆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溫雅內鎬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煌煌

袞衣 **禮** 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始夷情 **一** 色 **禮** 喜訓儉於物復禮于已 **墓誌** 後魏溫子昇司徒元樹墓誌銘曰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於上下光宅被於宇宙十年永乂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啓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為言恒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而蒼蒼在上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明允篤誠發於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脩禮以耕強學為殖孔既歎魯莊亦吟越況以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于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沒 又司徒祖瑩墓誌曰自天命生商王居徙毫源源茲遠枝葉繁華祖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已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開靈志識開悟口含碧雞之辨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礪金成器相遺滿籛琢玉為寶待價聯城匪直也人實惟有道言折秋毫辭連春藻梁沈約為司徒謝朓墓誌銘曰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靈為人龍崇墓往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俟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華袞既襲

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屬素駢輟柳玄雲罷曲
表後漢張衡司徒呂公誅曰昔呂皇祖帝交之緒伯夷秩唐唐宗允叙
四嶽在虞傅土佐禹克賦帝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
穆侯作輔寡于九族九族用寧登受八命袞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餗以盈
綽兮其寬皦兮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旂旂從風駟牡超驤去此寧寓
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 梁簡文帝司徒始興忠武王誅曰皇源
地闡帝業天維於穆忠武先國之基爰自弱齡英明播越玉潤冰鮮山靜
雲發帝曰爾諧僉議彼屬推轂兩江建旗三蜀將旋上國戀結四民三鱣
表服三鹿隨輪方變正袞永範時規天弗報善哲人其萎響哀挽於北邙
去承明而不入望參差之流影聽潺湲之雨泣 **表**宋謝莊北中郎新安
王拜司徒章曰不惟震流罔置鴻慶方稠燮調之重遂臻非據智小謀大
周家興規少陽微眩有鑒前史辨其動植布其安擾以倡九牧阜成王教
豈臣眇末所能克荷 又為北中郎將謝兼司徒章曰臣聞燮理陰陽實
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掌數五典職擾兆民豈悟乾靈罔匪光
渥方闡不次之任殊絕藩岳豈可權尸三事假備六符慙震周迴顧步交
悸 **表**吳筠揚州建安王讓知司徒表曰臣聞玄黃之馬事絕於銜鑣蟠
朽之材飾乖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器無取遠物近身於焉
在譬 後魏溫子昇為司徒高敖曹謝表曰委水橫流羣龍交戰徒悲道
喪空懷主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劒顧慙後嗣終謝先鞭事等泣河無
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 北齊邢子才為潘司徒樂讓表
曰武皇帝運屬繼元事深微禹摧蚩尤之陣破尋邑之師義開金石理最
庸駘遂曰奉羈勒有事風塵徒備鳥背之毛曾無馬筆之力

司空

春秋元命苞曰危東六星兩雨而比曰司空主水 尚書曰僉曰伯禹作
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 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尚書刑德放
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 家語曰孔子初仕
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咸得厥所

漢書曰御史大夫秦官副丞相成帝綏和九年更名大司空祿比丞相
 東觀漢記曰杜林代張純為大司空務於無為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
 言事無所依違 續漢書曰張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郡
 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大雨三日
 又曰王梁字君嚴赤伏符曰王梁作玄武玄武水神大司空水土之官也
 於是拜梁為大司空 袁宏漢紀曰第五倫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
 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 華嶠後漢書曰
 伏恭為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魏志曰徐
 邈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
 受 典略曰禹為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使各以其職來貢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倫昔
 從蜀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傳曰荀爽字德明董卓徵
 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空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為台司世人號曰白衣登
 三公 晉中興書曰陸玩字士瑤王導郗鑒庾亮相繼俎朝野憂懼咸以

為三良既沒國基墜矣於是遷玩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比陳讓不
 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為知言 齊
 職儀曰司空品秩冠服同太宰舜以禹為司空成王以毛公為司空宋以
 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莫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 魏
 魏楊倫司空荀爽述贊曰生應正性體含中和篤誠宣於初言明允即於
 始察是以在童亂而顯奇漸一紀則布名須幼之可師甘羅之少者何以
 踰公之性量乎砥心六經探索道奧瞻乾坤而知陰陽之極載而集之獨
 說十萬餘 士林景附羣英式慕由毛羽之宗鵬鸞衆山之仰五嶽也昔
 楚思叔敖而作歌鄭謚子產而興歎瞻望弗及作詞告思詞曰爰在大漢
 挺荀作貞其德允明誕發幼齡行蠲體潔如玉之瑩確乎其志乃勵乃清
 遂陟司空天子是毗惟君之德朋僚所咨清水平土茂哉是力將混六合
 繩以正直散以禮樂夙以道德 晉孫綽賀司空脩像贊曰公應天縱之
 德系命世之期質與荆玉參貞鑒與南金等照若其好學之性不勸而成
 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 悼禮樂之不舉於是覃思深講銳精

幽贊雖齊孝之歸孟軻漢王之宗仲舒無以加焉贊曰思文公侯誕保休
祥素質玉紱華藻金章總角韞德被褐韜光自昔喪亂征鼓日震禮樂藏
器詩書蒙塵哲人遐慨垂悞澄神仰觀洙泗揚波絕津方曜金鉉協贊衡
機旻天不弔會不憇遺縉紳頽範皇德莫毗公之云徂華裔同悲箴漢
楊雄司空箴曰昔彼坤靈併天作合分制五服盡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
是職烈烈儁又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當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箴
後漢蔡邕東海銘曰橋玄爲司空公越在先民毗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
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表宋謝莊東海王讓司空表曰臣側觀
前載與窺洪典三事之授惟帝其難臣秉少籍長久分踰涯量出滿入泰
每究榮光不悟乾燭方遠義路同遺下叅弘化上尸燮理自非德何具瞻
聲堪民詠未有妄臻此澤空集茲靈齊孔稚珪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
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
仲臣以官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映則
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劍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

鍾成列擬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
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
寄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梁劉孝儀爲臨川王解司空表
曰臣以庸薄謬竊隆重職班三事任摠六條衣袞坐槐旣闕論道馳傳意
棠尤慙爲政而俯司土地仰燮陰陽棟橈之譏已彰愆伏之咎爰著今水
沴乃作旱魃爲災山無蒼蔚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職是當逃
責乞降茲台步協此天人梁江淹爲齊高帝讓司空表曰臣聞日發星
迴昊天無以爽其節山盈川冲厚地不能虧其度陛下停若鏡之明流如
雲之曖方求士於版巖宜思賢於蜀肆又北齊邢子才爲司空景讓表
曰屬平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人見收連采台階堪均足昨見
謫見垂象災起潛伏此之爲累非直微躬碑後漢蔡邕司空袁逢碑曰
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教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
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無射於人斯矣銘曰天鑒
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胤休序峩峩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

允敘降拜屏著奉饋西序威儀聿脩化溢區宇乃尹京邑惣齊禁旅 又
爲司空房楨碑銘曰公言非法度不出於口行非至公不萌於心治身則
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
也惣茲四德式是百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絲髮樹私恩不爲也討無
禮當彊禦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之譽享年垂
老至于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
羔羊無以加也明明在公寔惟房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慝是仇直亮
是與剛則不吐柔則不茹媚茲天子以請土宇 晉潘岳司空鄭袤碑曰
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績成于臺省清風暢于所莅故能老安少懷遂至
邇親凡厥搢紳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
之晞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深廣允恭克讓宣
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
赫皇符仍折其部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晉孫綽庾
司空冰碑曰君喻嵩巖之玄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於白珪明操勵於

南金雖名器禾極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鈐括百揆知無不爲謀必鮮過
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以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君平恒無私已謙寡欲當
世之所難於君易之矣於是慨然遠覽量已而退高挹帷幙投迹藩屏夫
良玉以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柏以蒙霜保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
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也考終以證始卽事以徵心少長能一其度貴
賤不二其道文康之雅量於是乎弘著矣銘曰洋洋俊穎巖巖神嵩流滌
淳氣頗扇祥風篤生公侯情靈德克臨川擬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
思冲方恢遠猷皇極是贊繁霜夏被脩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歎儀形
永戢光風長煥 梁劉孝綽司空安成康王碑銘曰昔者重華文命並胃
高陽之苗豐邑春陵俱纂帝堯之緒而虞夏革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
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族非伯禹
之更姓公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嶽五百之期實膺命世上商有問是謂色
難承志望顏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權之言爵里衛子之卽月
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具美歷駕前脩我我焉非嶽陵之所至浩浩

焉物江漢而為長故能擊水三千搏風九萬排天闕而俯眎掩浮雲而上
 征皇帝甄名挺聖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夏利建藩屏固葉深根
 霍鄴邠方周啓祚封公為安成王食邑二千戶允同衛叔賜寶器於商郊
 殊異應侯戲桐珪於汾水乃公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楚之對齊屈完引
 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陳螯路之殊品金作貢不異淮海珠璣犀象又
 無求於晉國況以雲夢九百之宏侈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禦煩以寡居高
 而降執冲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為政也莊敬足以節物慈惠足以庇民
 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勵俗天鑒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
 竊親高義况復祗承帝命來仕王家兔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而
 奉作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惠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經塵之効莫展而峻
 極先頹思所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昔在文韶五賢二聖漢藩魏屏
 微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令問不已
 一孝一悌寔先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用茲先覺
 導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極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宛瀆

地猶小肺民同世復皇情倦正屬難推轂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誰謂路永

江漢已浮彼蒼不惠遠及成周川迴泝舳塗引歸旒 **墓誌** 宋謝莊司空

何尚之墓誌曰遠源長瀾自晉祖韓濟川韞玉霍岫騰鸞處華民瞻出光

帝難寂寞壽仁茫昧報施調於飴歸經難塞寄晷映留芳煙煜作義 陳

徐陵司空章昭達墓誌銘曰周原膺膺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

昔元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

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

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疆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慕是驍雄思報星儲

累磯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邠方降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

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

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寶應至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更事

窺窬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向甌閩殄其巢窟若

夫鳴蛇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樹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

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偽帥悉據高墉爰泊滄溟莫

華

不懲又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闔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稟
師期馳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大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
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相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
華蓋前旂熊軾後乘龍輻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鏡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
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誄後漢張衡司空陳公誄曰
敬仲初育發繇卜筮鳳飛觀國流先未喬天祚明德德茂于公入孝出友
爰肅爰邑兼學多識窮理知機德音孔昭醜爾灰飛賦於二城還集皇闈
公寔省之壘壘庶績公寔靜之藹藹百僚公寔愍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
導揚徽庸致訓宗畿協和萬邦萬邦既協殊服來同秋論前績莫與比蹤

行狀

梁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曰公稟靈景宿擅氣中和一價初登

東嶽之功可監埏埴在器瑚璉之姿先表中惟荆南有匪童之目襄城著
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
美共治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偏治經記登陸十載網羅百氏藻斷瞻逸
蔚為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三石有章持論

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墟歷載二百俾我逢掖遂淪左衽晉宋所以遺
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剋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
乃卜宇金陵縈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為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輟遠
圖梁沈約齊司空柳世隆行狀曰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
乎齟舂及長風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沈攸之狼據陝
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夫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愍令荆之力
兕甲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驚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涘勇略紛紜顯晦有
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巨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輻俯闕
地穴斜通半藏晚食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
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離焚舟委甲掬指
宵避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摘純蔡之高芬纂鍾稽
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
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儀同

東觀漢記曰鄧騭字昭明延平元年拜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
始自騭也 王隱晉書曰太始七年以鄭襄為司空天子腹軒遣使就第
拜授襄襄推諉上送印綬至于十數久之見許以侯就第儀同三司置令
人官騎賜牀帳簾縹 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聞始建初三年
馬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事 魏以黃權為車騎開府此後甚眾將軍
開府依大司馬朱服光祿大夫開府依司徒阜服 **墓誌**簡文帝儀同徐
勳墓誌銘曰朱弓表瑞寶劍攸歸長瀾斯注瓜瓞含輝舉直斥偽校名責
實朝有進賢野無遺逸違天即地歸幽去明空谷傳古哀風送於 **章** 齊
王儉拜儀同三司章曰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恒
理遂乃班同衮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惣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梁庾肩吾為武陵王拜儀同章曰臣宅慶紫霄聯休皇極地均指日既無
跡而成高仕若乘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田
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漁陽臣坐牧三邊非勞七戰豈能屯兵大夏封
萬里之侯飛箭遼城受千金之壽論其才望有懼茂弘先佩印校常羞叔

度表

梁王筠為王儀同瑩初讓表曰執玉獻金卒先五等親冕迎輶光
道百辟坐階遠大遂致隆滿自位昇朝首職冠禮闈辭滿之願將際致仕
之請方奏而思渥恩昔昭獎必被寵章爰降朝野敬屬是以安石歸禾固
請元規終以致讓况臣才質空疎器量庸淺而可以妄參鉉席覩貌槐庭
梁沈約為始興王讓儀同表曰徒塵翠渥方降紫泥以茲上令用隔下情
况高擬萬石爰均八命室等天黃服加黼黻出則高陪千乘入則仰司百
揆陛下道苞九舜明出十堯萬微必理一物與念有紆玄鏡暫垂止水
梁王僧孺為南平王讓儀同表曰臣聞石瓠難剖用謝銜壘魂木云鹿事
乖丹曠逢聖徼天一朝賞至非能聲均河楚譽埒梁陳故以神夢紫霄心
飛丹掖品同儀比媿鉉莫殊 陳沈炯為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讓表曰日
者駭驚鄭馬害在晉軍獄囚悲其夜數縲人切其曉奏危光似燭察命如
絲云誰之尤自貽其咎假令誅以妻子戮及墳墓漢非負德陵實孤恩况
伏鎖俛眉遂受淮陰之問吞聲飲恨不與臧洪共死陛下憐而宥之伊臣
豈不獨愧喪其子弟六謝父兄百萬之師千夫有長問臣安在誰曰董司

魂遊奉高不知何對 隋江惣太保蕭公謝儀同表曰陂泉野戰曾無汗
馬之勞代邸運籌又闕前歌之勇薄伐專征早遊邊外執玉奉酎文虧朝
則王人降止朝冊遠臨奉述勅書曲停表奏滄波阻夏既杜敬仲之辭關
路攸長致絕趙襄之讓心馳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雲拜承明而未
日

特進

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百官表注
曰特進官品第二漢制皇后之父率為此官 博成集曰特進執皮帛坐
侍臣之下門下屬漢武特進執璧已有舊制今特進宜執璧 齊職儀曰
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沈約宋書曰特進魏世驃騎將軍劉放衛將軍
孫資等遜位以侯就第蓋位特進其諸官加特進者從本官供給特進但
為班位而已不別有吏卒車服也 **墓誌** 梁孝元帝特進蕭琛墓誌銘曰
山東流水關西城市義府辭鋒風飛雲起遊楚宦梁桂馥蘭芳蓮花可賦
迷迭成章學類五行書倅三篋已研金匱道兼探玉牒石詞既擬樂社茲同

桃李成徑松柏為叢天地長久永扇高風 隋江惣特進尤祿大夫徐陵
墓誌銘曰耕耘書園戈獵文揚藻思綺合尺牘繡 揚辭奔太史筆利干將
心絨武庫口定雌黃奉使巡探絕域遐深市朝遷 賈陵谷相侵形寄王績
多官攀附高排閭闔鬱轉雲路年踰致仕齒及縣 軍夜漏方盡馳允復斜
平原出宿庠序為家隴愁宿霧松悲間鳥地迴雲 低山重樹小九原孤月
三泉送旌疇曩行役共上河梁余因病免君事遠 將痛心期之徂謝憫時
代之銷亡冀鐫石於玄冢留清風於故鄉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八

職官部四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

吏部尚書

尚書

吏部郎

侍中

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

給事中

中書令

中書侍郎

驃騎將軍

錄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
 錄尚書 又曰和帝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
 為羣賢首其以彪為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又曰殤帝策書曰
 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為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
 聽 又曰冲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二世常典機衡有匪石不貳其心大司
 農李固公族之苗忠貞不回今以峻為太傅固太尉叅錄尚書事 又曰
 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敦德允元
 五世從政今以蕃為太傅與廣叅錄尚書事 王隱晉書曰賈充為太尉
 錄尚書五年伐吳為大都督吳平上遣侍中程咸稿勞增邑八千戶 晉

中興書曰明帝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 又曰孝武帝卽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諸公錄尚書事古制也王肅解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案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傅暢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爲愍懷太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爲光祿大夫尚書七條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顥太傅東海王越皆錄三省尚書秘書事 齊謝朓爲明帝拜錄尚書表曰升降玉階對揚休命六轡在手千里何借司會天官之統尚書百僚之本弘之卽庶績惟凝替之則彝倫斯斃脩身踐言本慙吾美果行育德未階大正妄屬負圖之寄多謝五仁之績操檜楫於龍津荷梓梁於雲構無以輔位明堂遺象麟閣 陳徐陵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曰臣聞間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卽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况臣敢翼要荒巫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迺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膽言馬駮著隴右之功追念曹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愧

尚書令

漢書曰張安世子孺少以父任爲郎因善書令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賈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 漢雜事曰尚書黃香爲東郡太守乞留宿衛拜爲尚書令秩二千石 漢官儀職曰尚書令主贊奏摠典綱紀無所統秩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侯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樊准爲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申屠剛爲尚書令蹇蹇多直言無所屈撓 又曰永平七年宋均徵爲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議未嘗不合上意 張璠漢書曰左雄爲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舉孝廉 續漢書曰陳蕃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

送者不出郭門 百官表曰尚書令是謂文章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
納言憤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揔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書曰龍命
汝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蓋此謂也 魏志
曰明帝卽位進陳嶠爲尚書令車駕常幸至尚書門嶠跪問帝曰陛下何
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嶠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
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迴車而返 又曰太祖進荀彧爲漢侍中
守尚書令 又曰裴潛爲尚書令奏正分職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
五十餘條 費禕別傳曰禕代蔣琬爲尚書令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
客加之博奕不廢後董允代之旬日之間事多僭積允曰人之才力相
懸若此 曹羲九品議曰尚書尊官也親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
之主漢和帝南陽左旋爲尚書令天下皆慎選舉選舉所知自其職也
山濤啓事曰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禮義王立可
以肅整朝廷 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譽然爲後
人所思 又曰咸寧二年李胤爲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家室

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

書之職掌於封奏令贊文書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氏

重內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令號八座爲元凱

謂以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箴 晉摯虞尚書令箴曰舜納大麓七政以齊

內成外平風雨不迷補我袞闕闡我王繇王繇允塞四海成休雖聖雖明

必賴良才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

後漢潘昂尚書令荀彧碑曰夫其爲德也則主忠履信孝友溫惠高

亮以固其中柔嘉以宣其外廉慎以爲己任仁恕以察人物踐行則無輟

跡出言則無辭費納規無鄙辱之心機情有密靜之性若乃奉身蹈道勤

禮貴德動咨事間匪云予克然後教以黃中之教守以貞固之直注焉若

洪河之源不可竭也確焉若華嶽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

成身匪隆污直哉惟情系綱用亂廢禮復經於是百揆時序王猷允塞告

厥成功用俟萬歲 表 後魏溫子升臨淮王或謝封開府尚書令表曰臣
道愧山東氣慙隴右激水弗堪搏風無力但以平涼帶地資緒極天發趾

自高理融以遠出臨侯服既乏刺舉之能入踐帝閣又無應對之美空復受戈清廟推轂朱門効闕淚河功懃汗海大寶遂隆橫草未樹顧以有涯願言知止 又爲魏南陽王允寶拒讓尚書令表曰臣聞立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功坐以運舟遂有利涉之用若以輕任重課憑虛責實雖欲自勤終焉靡効 梁范雲爲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曰陛下繼明南面復垂顯錄增榮益觀豈側身限而露不廣海塵不增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遇爰妨彝序尸祿昧寵取蹈風歌中寐軫心方食疑慮寧可冒釐綜之重負學製之談將玷朝徽匪伊身議 第二表曰臣聞聖人在上愚智無以息隱天下有道方圓歸其能是如以鴛鴦之才不致閑於千里瓦礫之質佇待價於十城伏願陛下矜臣負乘之尤照臣匪飾之情迹言觀用允授上才敏會流恩曲繩下第則雲序斯平蠶章載穆 梁沈約拜尚書令到都上表曰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甚露從降旻昊之德弱編輕蟬不載丘獄之重登階望席悅焉失步 北齊邢子才爲文襄皇帝讓尚書令表曰揚職萬機抱任百揆想銜庶物準納羣寮

何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子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爲易 又表曰正以畫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旣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足陵夷之運 隋江總讓尚書令表曰臣弱歲立朝本無竒志每謂任登常伯足承基緒值梁季不造牧拙人間東竄三江南但百越不知秦漢十有七年心跡退黜平生畢矣但野性踈懶不屑死增俯仰乖時人物多忤天飛踐阼任寄隆重謬以商丘之木遂比舟楫之材燕岱之石混同瑚璉之器當由崇賢傳舉早守名節竊以天府文昌萬方之藪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革三獨事昭百揆曠職二又三十餘載一旦開置必資望實豈期延典私偏濫庸菲薄陛下聽覽餘辰曲垂昭納遂斯反汗高選具瞻則敝益敝惟使臣暮齒歲制月制除臣皓髮 隋江總除尚書令謝臺啓曰竊以昔之冢司今日端揆頃同台衮無人則闕臣之朽薄安可叨責謹當奏承夜月翼奉三思之旨聲寄浮雲方祈九天之路 又除尚書令斷表後啓曰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搢紳所屬儀刑攸在皇代以來無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巨僚不容始自庸

非以謹物議當今藩翰至戚不無其才廊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檢俞往之則闡平章之道臣必心布款有理存焉

僕射

漢書曰僕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自侍中尚書博士及駟宰永巷官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 又曰鄭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聞曳革履上歎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續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今不在則奏下 百官表注曰僕射一人銅印墨綬五時朝納言情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王建安以來執金吾榮劭為尚書左僕射僕射之有左右自此始也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尚書僕射其年匈奴羗胡歸義詔賜練三百匹尚書侍郎廣陵暨暨誤以為三千匹詔大怒鞭擊欲死意入諫曰海內遐邇謂陛下貴徵財而賤人命愚臣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讞錯合太義貫讞初大官賜酒藥詔謂意曰非理離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 魏志曰相範為徐宣為僕射車駕幸許宣忽留事帝還上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又曰陳泰為

尚書左僕射典選舉 晉諸公讚曰司馬珪時多令望早歷顯職晉受禪

為尚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眾論以為美 晉公卿禮秩曰司馬珪三寸

七為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 世說曰周顛字伯仁過江

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論謂之三日僕射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

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為僕射 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珣領選

曹 晉武以僕射山濤領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沈約宋書曰劉延

孫為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舩自清溪至平昌門入尚

書下舍 梁沈約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曰合契興王匪勞物色

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喉唇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祖峻

東川迴薄蘊吾名臣終天靡作 宋傅亮讓尚書僕射表曰自皇基肇

創豫班策勳織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樞揔貳殷要誠非庸臣所宜叨

擬臣聞權衡既懸錙銖靡遁厲駑駘驥終莫之近致駕傷錦備之前誥必

將上增國垢下招私贖 齊王儉讓左僕射表曰待臣於常均之外盼臣

於代僚之右親乖其章乘非其器霸府方隆超居元佐國朝草昧參贊百

揆 梁沈約讓僕射表曰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恒分若夫玄黃未已非狄駕之衛筋力爲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寔所以蠲假衰疾收屏淪暮 梁張纘讓尚書僕射表曰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聞不喜俗人與之共事雖復吐言如傷屈體無骨動容竊斧猶成多憾曾聞如闕坐客須滿情態參差世塗盈虛蕙苾興謗舍塵見猜疑似雖分聖賢致惑人之包藏山川非險況在於臣焉可證綜 陳徐陵讓左僕射初表曰臣聞十之歲楊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疆壯無歎耆老臣勵則曹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氣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正見壯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又讓右僕射初表曰加以言尋盟好仍屬亂罹干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如雪叔向爲國雖獲東歸備離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自歸悲逢堯換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參決勝之籌頗奏發兵之讖當塗錫舍非無董昭之誠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賞 隋江撝讓尚書僕射表曰藻鑄官方品裁人物門驚如市不慙屋漏心抱如冰無欺暗室但屢淹星鳥每知忝素世網拘束事歸僂俛今此召會尤增據竊以端揆副職官稱師長革履升降傳呼寵赫儀形朝首冠冕彝倫兼復戶摠衡流匡佐繫俗忘膺重責必踐危機

吏部尚書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知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今風俗凌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經從戎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用人皆

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自素食不受一飯於人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袁真爲監軍范去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段還不夫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百官表注曰吏部尚書一人秩六百石掌選舉齋祠 晉諸公贊曰李胤爲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令 沈約宋書曰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求利飽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常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曰衣成後起 又曰顏竣爲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懼笑答

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歲 晉傅玄吏部尚書箴曰明明王軌制爲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非用不慝昔舜舉臯陶而俊又在官夔龍出入朕命周仲山甫亦允內言 齊丘遲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曰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驅俊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諧是則能官園阿望幣釣嶼抄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柔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王飛翠不貪爲寶貴而能貧唯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足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味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沃紛埃擯揚流俗言必玄遠神惟珠玉色恒喜愠心豈榮辱 宋謝莊讓吏部尚書表曰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終能克夷景命榮懷萬宇豈容先私首曲近有經過且不習冠制趙客與鑿未間統馭鄭臣有規匪海身譏 後魏温子升廣揚王讓吏部尚書表曰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僂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爵獻賦之敏而政本寔繁司會攸切抑揚智地用捨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

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梁任昉爲范雲讓敢騎常侍
吏部尚書霄城侯表曰夫銓衡務重關治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輕漢魏
以降遠識經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齊季凌遲官方淆亂草創惟始議存
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
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盛
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傳祠已無定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
之所附唯在恩澤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豕司雖
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 梁沈約爲褚
炫讓吏部尚書表曰竊惟玄素未辯必謬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
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
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暗爲明免過
生智亦何以登竒牧異離渭分涇 梁張纘讓吏部尚書表曰漢章民曹
魏仍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加以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布覩其人
樂彦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譽山巨源意存賞拔不免與世浮沈鄧攸
牧馬家庭何益心競之操卞壺如金丸在右未聞檢裁之功 梁王筠爲
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曰臣聞刺犀截鴈必俟昆吾之鋒逐日追風
信資伯樂之駿未有駮駑騫足而方騁遙塗採蓺鈇刀而求其斷割伏惟
則哲爲體事艱歷代明別攸竒義重前王必使玉石薰蕕區別靡雜涇渭
玄黃條流不爽自非伯豪之天下稱能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牧真抑
僞巨源之黜惡舉善然後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 隋江惛讓吏部尚
書表曰竊以漢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凱擬古六卿延喻喉舌遠膺樞
斗至如東京許郭西晉裴王仰首伸眉可得論列此矣但臣門基世緒晉
宋已來內侍帷展入尸衡尺或年甫將立或歲未強仕是以退思弱冠追
傷疇昔早塵華任見知名輩常謂忝竊匪朝伊夕豈期梁室多故有志無
時平生意氣颯爾零落特由邀奉嘉運千載一時惟奮寵靈遂臻於此
又爲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曰辛香以來安石以後遵其軌躅
必大厦之棟梁物惣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綿力薄材輕膺此舉

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命汝作納言朕命惟允 又曰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摠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尚食尚方亦然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罷中書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 相子新論曰堯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為尚書讜言正直 華嶠漢書曰常彪上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續漢書曰李固上疏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 魏志曰陳羣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掌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會稽典錄曰鄭弘拜尚書郎舊典科滿補縣長令史為丞尉弘奏以為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諸使郎補縣令令史為長上從其議自此為始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沈約宋書曰顧琛傳曰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顧寄尚書張茂度聞名而去碩頭同席坐遣出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出者百 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漢楊雄尚書箴曰允勅百工命作齋慄龍惟納言是機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 六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 晉潘岳尚書箴曰寬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曠曠虛坐翩翩玄幕几筵生塵空館寥廓 晉盧湛尚書武強侯盧府君誄曰湛罪重五嶽豐深四海身不灰滅延于家門方今斬焉在疾死已無日大懼先意遺烈將墜乎地罔極之哀終不宣寫是以忍在草土之中撰述平素之跡篤生我君天挺賢俊弘闡大風光隆洪胤蔚矣其姿綽乎其韻天不予晉厄運時臻陽九之會雖聖莫振君實振惶國難是圖跋履山川

東征西徂方協遐任言復皇輿不見楚申致命郢都往古來今自遠及近
 凡在喪親猶思俱碩況我余毒靡經不盡日月逾邁寒暑代遷恩慈彌遠
 窮思日纏撰述遺跡臨文煩冤 隋江搃度支尚書陸君誄曰陸公國士
 之眷惠好之深臨喪能誄入願搖筆時事迢迢不惶削藁梁季適越未戢
 止戈陳世入仕累牽物役行抽於懷三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
 懸車以泊就木何幾但東海成田南冠承繫龜山更徙空想吹笛之哀馬
 角徒生絕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於是攬涕操觚乃為誄曰鴈行攸序龍
 作間才讓珠不拜錫劍恩來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悠
 悠世路辛苦艱虞尋戈滿道曝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念羣桑梓零
 落彫枯傷君井邑了盤崎岷悽涼故友擗樹遺孤臨穴別野撫櫬窮塗
 梁張纘故左氏尚書忠子沈憎晏墓誌銘曰漸東振古龜組三襲政若解
 繩吏如燥濕十升龍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暎比德 霁明 梁沈約讓五
 兵尚書表曰臣聞百舍之趙非宿春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
 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沔醜貌悴容不藉鑿於溜水驚足蹇步終取躓

於鹽車 梁丘遲為范尚書拜表曰昔勝公移晷於泗亭陳遂留權於博
 進祿止一守官窮九列臣獲照秋陽取沃淮海發蒙去豎已若松喬匪富
 伊榮須臾至此賞叅十亂躬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為匹 梁蕭子範為
 兄宗正讓都官尚書表曰納言之授皇命所由五星懸曜差池紫宮之曲
 百官根本聯曹建禮之內孔蔡詣博垂芳於兩京陳鍾令才比肩於魏世
 遙望前英俯脩薄義無尸素禮而絕祗奉 隋徐陵讓五兵尚書表曰臣
 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當稱文不逮意臣比衰痾日積思
 緒茫然頻託朋遊為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孫惠辭人頗如煩
 飾所以高天緬邈弗降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懃臣雖不敏弱冠登朝年
 言承華豫遊多士晚逢典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
 度日不暇給趙官論受命之宜高邑表升壇之禮而叅聞秘計弗解單于
 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
 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止長安多盜其宜屏錮用寘
 嚴科猶處名僚久為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期望登朝轉同王隱於

其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吏部評

郭子曰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閣戒允曰明主可以埋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荅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 魏志曰諸葛誕為吏部郎有屬託則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云議其得失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偽又難吏部郎與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乃當能正人 王隱晉書曰李胤為吏部郎精慎選舉號為廉平 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清明潔操邁時念多所之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斛穀二百斛 又曰王戎名位清賞二十四為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 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

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卮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又曰阮放與從弟字齊名在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儉終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給衣食放由是得立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曾下鼓急出日造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者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錄曰某人何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世說曰吏部缺人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又曰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減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梁陸倕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盛真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敗職自非季重清識李文恬正可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 梁王僧孺吏部郎表曰臣生輕飛箠品細疏壤寂寞州閭取淪室竇不自求於善

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踈遠豈望翰飛終知跡滯一逢浸漉幾
聞昭晉假拙為心變竒成偶寧為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
如暄寒無爽自變况塗多超嵩鄧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聞方愧未
紫永惜鈞衡固惟許李終非王畢取其清尚同所經企求之碎密寧可庶
幾 梁任昉吏部郎表曰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清通
為首終遂弗居深識為度累薦無獲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
昇長咸亨涇渭措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侯能官顧已偕涯孰用祇荷
唯知死所未識所報 啓 梁陸倕遷吏部郎啓曰臣器均濩落材同擁腫
効非積山勤垂附地自叨榮秩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
割蚌識珠覩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操孰教 梁王僧孺除吏部郎
啓曰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溝壑置之霄漢清塗華轍叨廁累仍顯
職名階俄來倏至而智効必其無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更滋霽霽
愈此始職樞華紛體恒選知非臆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涯
測限生所不勝瞻恩奉德死何能報

侍中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
德可常遵也 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侍惟幄受顧問
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
軍衛尉光祿大夫為侍郎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
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
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絮自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
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秦始皇破趙
得其冠以賜侍中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為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又曰留侯子張辟疆
為侍中年十五 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駿驥具帶傅脂粉 又曰張安
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為侍中 又曰元帝以史丹為侍中出則陪乘 又
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 又曰衛
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使綠車載送衛尉府 載以皇孫三輔故

事曰金日磾忠勤守節七世為侍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
昭常枕則膝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陳羣為侍中領
丞相東西曹掾 華陽國志曰譙隆為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 隆言堯
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微為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
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
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竟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
祀者齊戒不嚴則女子見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儀容諷議
拾遺左右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侍中王粲識舊珮始
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
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為侍中詔書曰
濤清風淳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顏合別傳曰顏髡字君道
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續搜神記
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老公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
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淵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

出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上殿虞侍中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
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左右疏其語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
連珠入闕門為侍中 沈約宋書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為侍中吳
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殷景仁遷
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皆以風方局幹冠冕一時同
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為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
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遂巡良父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 碑 晉
裴希聲侍中秘候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
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背生殉利禮法之興於斯為薄悲夫晉弋陽子嵇
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
加以通朗掩濟靡才不經學為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
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
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于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
震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義表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

晉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肯生殉主雍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
臣憲慈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黃中道
及微管元勳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無妄陵夷有漸至于兵纏象魏壘
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
操彊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豔春榮爰初素履
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詩** 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
誌曰含榮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遊經藝鴻沚纔流皇根中絕體孝
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網更結管機凝務端朝贊契召輝才融士頽
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滅 梁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
茲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類義若聰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嶺朱
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成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時謠來晚昔我往矣千
駟連輶今茲旋旆雙鴈隨舟山迴素旒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搖落徂秋
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步如君所顯成季之徵
繁靜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八人掌藉為崇賢

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內史法井鸞峯甘露歲下蕭崖
鶴嶺連理成陰徵為太子左衛率遘疾薨于道頗類陶基民號夫比取譬
羊祜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盼憫其石火瞻斯翠蓋忽變丹旒方使相侯
石椁載銘盛夏滕令嘉誠式鐫韶濩 隋江揔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
南陽之親致興沛市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澆風庶滌
清流以蕩濁俗早遘紫雲遂濡碧海奮里 閏之寵躍車馬之貴晒竇氏之
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詩** 魏陳王曹植侍中王粲誄曰維建安二十三年
侍中王君薨皇穹神察哲人足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
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已分流天墜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以誄
德表之素旛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強記洽 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
泉發言成誄下筆成篇子與失子義貴丹青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
忽棄我宿零 **表** 梁任孝恭為羊侍中讓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
揚鬣遂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几深入
五千張空拳以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而酬君 梁丘遲為範衛軍讓梁

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鈔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屨晚坐豈以克誦在念易
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嶷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
是蒼管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捷規獻寔在得人況處庸微何
用膺荷 又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
行之上旣慙伯豪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
昌期當尺可叅必簡英俊 梁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奮儒
之胄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貴不然則子駿之學洞
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言辯識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
喻旨公卿問對惟宸陪六尺之身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塗頓隔 梁
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內陪接天光語則親璽甲命誠
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表白於聲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
七貴之茂玉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未名不階民譽妄承典私
者也 北齊邢子才爲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鼯映首日月在前冠蓋
庶僚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 梁之譏無得誼華之議素飡之

黃門侍郎

責豈須嚙嗜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惣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
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何容以斯豈得用膺茲忝 啓 梁陸倕張
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磨頂少報
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鍾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惣綸
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輿仰瞻內省無一可階

黃門侍郎

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 漢書曰張
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牀下禹有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前
拜黃門侍郎 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 又
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隨太子官爲郎二歲爲賢傳漏在殿
下爲人美麗白晢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
上與語拜爲黃門侍郎 又曰楊雄成帝時爲郎至平帝猶黃門侍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 三輔訣錄曰杜恕字務伯
拜黃門侍郎每宣省閣威儀矜嚴 又曰車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

以儒行為給事黃門郎 又曰馬后志在克已輔王不以私家干朝廷兄
為虎賁中郎將弟為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為黃
門侍郎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 魏略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
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
名弱冠為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
形之於色明德恨之左遷為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
黃門郎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為黃門侍郎 任嘏別傳曰嘏
字昭先魏文帝以嘏為黃門郎每納中言輒手懷其本自在禁省歸不書
封帝嘉其淑慎 王隱晉書曰張率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
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戶畫地便成 齊職儀曰給事一黃門侍
郎四人秩六百碩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
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沈約宋書曰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有
事郊廟則一人持蓋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 **墓誌** 梁元帝黃門侍郎劉
孝綽墓誌銘曰蔡墨攸陳有草有茵梁荆世積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惟
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鄰曰風曰雅文章動神鶴開阮瑀鵬翥揚循身茲
惟屈扶搖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城無曙寒野方春 **詩** 宋謝莊黃
門侍郎劉琨之誄曰秋風散兮涼葉稀出吳州兮謝江幾瞻國門兮聳雲
路睇舊里兮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闕庭歷
承明兮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轡逶遲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
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散騎常侍

應劭漢書曰秦官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獻可替否也 華嶠集
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為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
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為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已
陪乘詔曰使鄭常侍默曰卿之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相輩常愧有累
清談 七賢傳曰阮籍高貴卿以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晉中興書曰
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為宜綜國史於是召為散騎常侍 又曰謝萬
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為散騎常侍 **墓誌**

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誌銘曰幾原博聞裁為典墳比良班馬等麗
卿雲董籍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肝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
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勅卜期不遠 **詠** 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
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王振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
何歡如之居吾語爾眾不勝悲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無位爾高取居物下子乃洗然變化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已
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淄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
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胤堂堂漢
祖豁豁高韻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
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和誕育奇偉以質英挺金聲玉振嗟乎君
侯仍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 晉龐參軍龐參誄曰高樓邦國彌悴於隕哲
質存若燭龍銜曜沒若庭燎俱滅 晉龐參誄曰高樓邦國彌悴於隕哲
表 陳徐陵謏散騎常侍表曰臣聞四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

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褰裳求楚魚曾連隱士高論卻秦况乎謬蒙知己寧
無感激洪私過誤實以通班司憲丈人昌遂偕常伯今者昆吳小器諱視不
見立黃均天並奏靜聽能鍾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眾因緣難可匡
救陛下嗣臨寶歷光闡大猷屬意鈺衡留情楨棧燕臺裝玉儻不精真齊
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部黜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給事中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匹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
詔望之傳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漢書百官表曰給事中亦加
官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
左右無員位次侍中之下常侍或名儒或國親 漢書曰劉向字子政諫
議大夫給事 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黃初初為博士給事中 束皙集
曰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游子弟 晉武帝詔燕上
臨陳劭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荀綽兖州
記曰袁准字孝左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表** 宋顏延之給事中楊瓚

誅曰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淳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剝剝司衮瓚
立乎將帥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器竭弊于旗下
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死殉義以死償節者哉之子間立績宋
皇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親駢衡驤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湮
阻纏路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吹埃帝圖斯難簡生授才實命楊子佐師危
臺過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厲霜羽鏑高鞞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
林投鞍爲圍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救麥馬乏芻秣烈烈楊子在困彌
達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楯

中書令

漢書曰馬遷旣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在職 臧榮緒晉書曰潘岳性
澹退唯以著述爲事永興末爲中書令 晉諸公贊曰陳准爲中書令張
華爲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准崇之每至宣日有詔書無大小輒先示華
了不晉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 又曰懷帝以繆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
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溫嶠爲散

騎常侍侍講大寧初手詔曰卿旣以令望中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
言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爲宜 又曰顯宗加王
洽中書令帝曰咨和清裁貴重昔爲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
以爲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以中書
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檀道鸞陽秋曰溫嶠爲中書令詔曰中
書之職酬對 方斟酌禮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 王
導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詔曰昔荀公曾
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願足
下處之勿疑 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贍理
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爲長兼中書令 沈約宋書曰傅亮
永初元年爲太子詹事中書令專典詔令以亮任摠國權聽於省中見客
神虎門外每旦車嘗數兩 世語曰司馬景王令尚書令虞松作表輒不
可意令更定松思竭不能改鍾會爲定五字松悅服焉 梁簡文帝
中書令臨汝靈侯墓誌銘曰若太祖時其惟宣武講道開天儀嵩作輔是

曰邢弟籍規承矩如康嗣衛以禽居魯息轡巖隈塗窮夜臺靈檐承闕松
路方開草茂故轍松插新枚月明泉暗暑往寒來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
吾墓誌曰荆山萬重地產卞和之玉隨流千仞水出靈蛇之珠故能流茲
屈景育斯唐宋掌庚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高尚其道
遁肥貞吉關吏早逢威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
淹通風神閒逸鍾鼓辭林笙簧文苑入為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韓稜之
劔朝此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為人也瑚璉之器無慙垂棘杞梓之材
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中書令蓋旌賢也 梁張纘中書令蕭子顯墓
誌曰君狀貌丘墟風神磊落閒瞻動于容止英弁發於流盼筆鋒席上皆
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開敏帝嘗顧謂君曰我撰通史若成衆史可廢乃
答詔云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儲君毓
德少陽情協陳阮親妙思式表左右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
下登取震維臨齊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臣聞壁門天邃鳳沼神深絲
綸玉言出內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謬垂曲寵空席茲榮在
於平壯猶不可勉況今綿 痼百志俱淪

中書侍郎

魏志曰明帝舉中書郎謂 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不得其人在盧生
爾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甃不可噉也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也
王隱晉書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陳壽舉
孝廉為著作郎與張華友善華垂當啓轉中書郎荀勗黨疾壽華語吏部
出為長廣太守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為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
歎其屈除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為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
為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沈約晉
書曰裴潛風神高邁為中書郎出入禁門見者皆肅然改容 晉中興書
曰范甯為臨淮太守徵拜 中書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
獻替有益治道 晉起居注詔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官
今皆先經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為常伯中書郎 沈約宋書曰王微與
弟綽書曰闔門皆蒙時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 玉

濛別傳曰濛為中書郎在職四年首尾如一人難與比肩故也

伯玉赴中書詩曰大方信苞容優泥遂不以躍鱗經鳳池揮翰紫宸裏

表梁庾肩吾為寧國公讓中書表曰臣聞陟彼太行作后之車屢息望
慈吳坂少游之馬體進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摧轅駿靡浮雲便期頓轡起
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功稱辨慧足對元
禮弱標後穎能嘲子叔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邃牢孰知懷憂

驃騎將軍 位次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寵冠羣臣始置驃騎

將軍秩與大將軍同 韋昭辨釋名曰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秩皆比三公

辨云此三將軍秩本二千石 百官表注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

各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武冠佩山玄玉光武中與諸將皆稱大後天子既

定武官悉省 東觀漢記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

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又曰光武以景丹為驃騎

將軍 又曰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

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 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為驃

騎將軍即日行大司馬事 魏志曰王昶距母丘儉進位驃騎將軍 世

說曰何驃騎第五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對曰然第五之稱何必驃

騎 **誄** 晉張華魏劉驃騎誄曰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紹茲勳緒

如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絜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

致仕懸輿志逸留侯心邁二踈風凜凜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旒聯翩以

飄翻旌績紛以奄薄 **表** 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親侯就

列希同特進之班角弓還地不競龍驤之賞天澤無涯名器物集竊以驃

騎之官既為上將神州之重實號中士故以彈麾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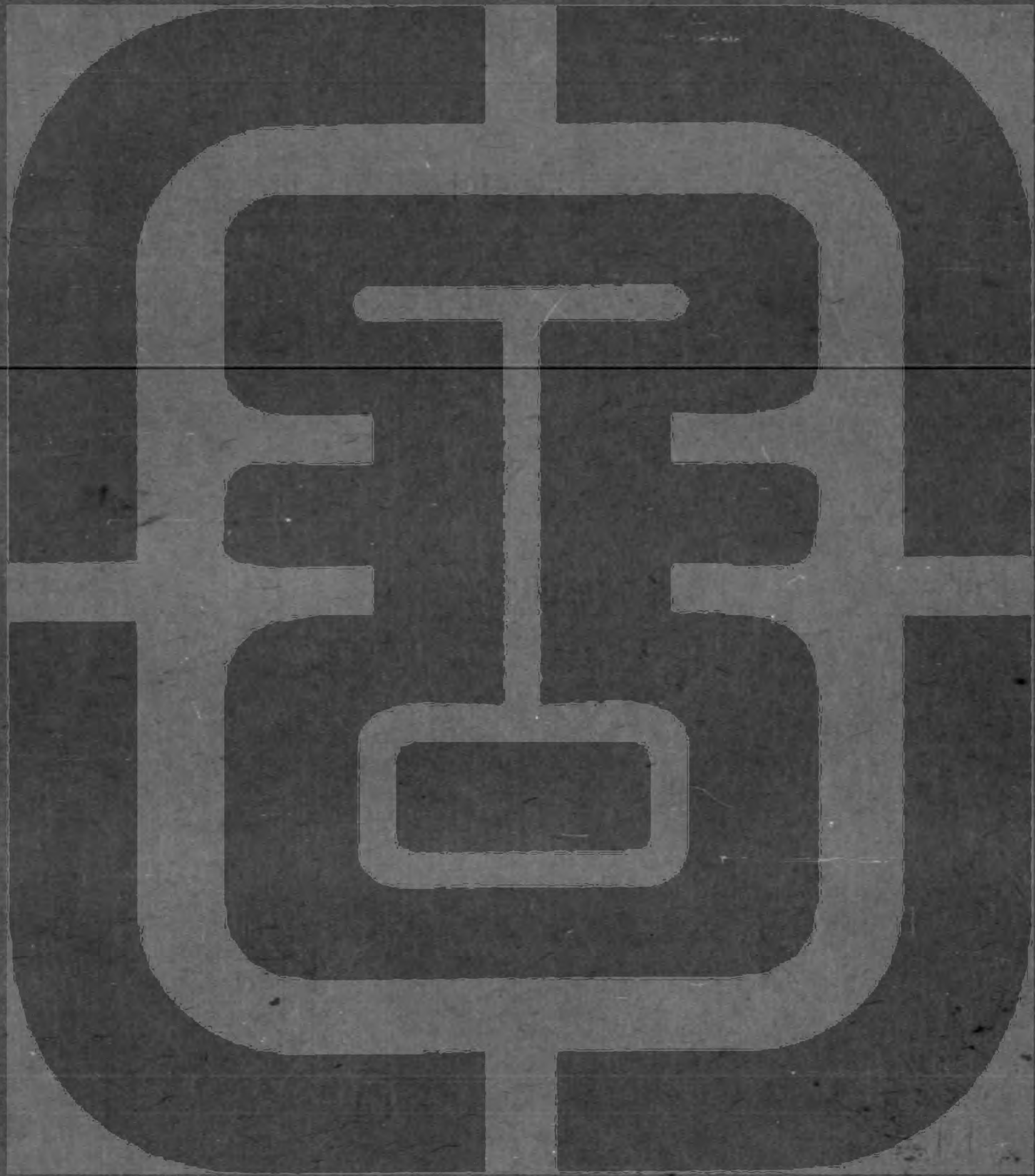
隸絳節金吾提騎況復在愆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為重元

狩之中始自去病水平之建特授劉蒼齊憲為公主所申吳漢因羣臣之

奉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八

2



5